

契丹小字拼读方法探索

吴英喆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目前, 契丹小字四百多个原字中的一半以上已被拟音。从理论上讲, 我们应该凭借那些已知读音的原字可以拼读一些契丹本民族语词了。遗憾的是, 学术界呕心沥血所得出的原字读音, 拼读汉语借词时畅通无阻, 而拼读契丹本民族语词时却处处碰壁。通过已释读词语的综合考察, 并与古突厥文拼读法相比较, 认为契丹小字原字的拼读中存在“元音附加法”。即以辅音开头的原字, 在具体拼读过程中, 其前面可以附加某个元音加以拼读。这个附加元音的性质可能遵循元音和谐律的要求。

关键词: 契丹小字; 拼读方法; 元音附加法

中图分类号: H211.5 **文献标识码:** A

目前, 契丹小字四百多个原字中的一半以上已被拟音。当然, 这些拟音不一定同其原始的读音完全相同, 但是通过解读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或根据契丹语亲属语言), 并根据汉语中古音来模拟的原字读音应该与当时的读音不会相差太远。从理论上讲, 我们应该根据那些已知读音的原字可以拼读一些契丹本民族语词了。遗憾的是, 学术界呕心沥血所得出的原字读音, 拼读汉语借词时畅通无阻, 而拼读契丹本民族语词时却处处碰壁。学界一般认为契丹语和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甚至有的学者干脆把契丹语当作原始蒙古语。如果这个判断不误, 我们也应该基于已知读音的原字, 能够获得更多的同蒙古语读音相近的语词。可是, 回顾过去的研究, 迄今为止契丹文字研究界所解读出来的词语中汉语借词占绝对优势, 契丹本民族语词却不多。难道过去人们对契丹语和蒙古语的亲缘关系的判断有问题吗? 其实, 未能深入研究契丹民族语词之前, 对契丹语和蒙古语的亲缘关系下结论也是不科学的。我们认为研究契丹小字的拼读法, 也许对解读契丹本民族语词及其确定亲缘关系有一定的帮助。

上世纪七十年代, 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对契丹小字的拼读法曾作过如下说明:“契丹小字是一种特殊的拼音文字, 不同原字所代表的, 有的是音素, 有的是音节。同一个原字可因出现位置不同, 而有时代表音素, 有时代表音节”。“表示辅音的契丹原字, 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的辅音字母。它一般带有央元音 ə 。而在原字同原字相拼, 发生语音结合时, 这个元音 ə 便往往作为一个介音, 被融入另一个主导作用的元音之中”。“契丹小字拼音时, 往往采用一些介音或重合原字中表示同一音质的部分(有时也叫榫接法)”。^[1]后来, 有的学者虽然对以上拼读法提出过补充性意见, 但长期以来这个拼读法在契丹小字研究界占居主导地位, 各家亦对此已经达成共识。但随着契丹小字研究资料和成果的日益积累, 有的原字的拼读规则已超越以上拼读法的范围。笔者考察这些原字的读音, 对契丹小字拼读规则有了新的认识, 并且在此基础上释读了若干契丹语词。

一、对契丹小字拼读法的新认识

在已知读音的原字中, 部分原字既包含元音音素又包含辅音音素。过去一般认为其元音居于辅音的前面或者后面, 有时为了简便, 只写出其辅音, 省略其元音。那么, 元音是否只能居于辅音的一边? 是否根据具体情况, 其元音可以在辅音前后挪动? 契丹文研究界尚未深入考察这个问题。虽然只是一个可否添加元音的问题, 但这关系到契丹小字拼读规则的基本性问题。因此, 需要慎重对待, 并且有必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根据后来的研究成果, 过去认为元音居于辅音的后面的, 现在看来其元音既可居于辅音的后面, 也可居于辅音前面。如:

𡗗 字的借词例字从现代汉语语音看，表示[tɕ]、[tɕʰ]、[ɕ]等音，但是它们分别由[ts]、[tsʰ]、[s]等演化而来。𡗗 字在契丹语词中出现频率很大，在阿尔泰语系语中[ts]、[tsʰ]两个音与[s]比较而言不是基本语音。例如蒙古语中就往往用[s]来代替[ts]和[tsʰ]。因此，契丹文研究小组为𡗗 构拟的主要音值是[s]，同时也不否认它表示[ts]、[tsʰ]的作用。^[2]这个原字在契丹小字原始资料中曾单体字的形式出现，因此，他表示一个音节而不是一个单纯音素，而且根据汉语借词及表示“夜”的𡗗𡗗（蒙古语中“夜”曰[son~jon]）等例子来看，其元音不应位于辅音之前。但后来人们解读《耶律智先墓志》时发现，契丹字𡗗𡗗 表示人名“阿信”，这有汉字《耶律智先墓志》的佐证。而且进一步了解到𡗗𡗗 还可以表示人名“乙辛”。甚至将《许王墓志》中的𡗗𡗗 释作墓主人的名字“乙辛隐”，这个名字在墓主人耶律斡特刺的传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因此𡗗𡗗 表示“阿信”或“乙信”没有什么障碍。《蒙古秘史》中有“额先”读 esen^[3]，“安存”，常用于人名，契丹语的“阿信”，“乙辛”可能与之同源。因而这里将𡗗 读作[ɛs]，更为妥当。笔者原以为这是汉语拼写契丹人名时所产生的细小的差异，没有深入考察这个问题。刘浦江教授也有类似的困惑，刘教授曾发来电子邮件让我从蒙古语中寻找这种元音出现于辅音之前的缘故。当时我未能给予满意的答案，但是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其他原字的读音中存在类似的现象。这个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于是对已释读原字进行一次梳理，考察了这种现象存在具体情况。

从三、四十年代开始，研究者们知道契丹小字𡗗𡗗 的词义为“孝”，𡗗 的词义为“九”。契丹文研究小组在研究其他字读音的过程中，已知𡗗 (tɕ)、𡗗 (i)、𡗗 (d)、𡗗 (p)、𡗗 (n)等的读音。《辽史·营卫志》记载：“赤寔得本为孝”。蒙古语“九”为 yisu，口语为 is。如果把𡗗 读为 is，既符合蒙古语的读音，又符合《辽史》所记载的“孝”字的读音，即 tɕ-i-is-d (ə)-b (ə)-n。后来，刘凤翥先生释读𡗗𡗗 为“夫人”(fuisən~fusin)^[4]，王弘力先生释读𡗗𡗗 为“乙室堇”(isgən)^[5]、乙室己，都很通顺，也是对𡗗 读 is 的验证。因此[is]这个读音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宋魏国妃墓志》第 10 行出现的𡗗𡗗𡗗𡗗𡗗𡗗，前人已释作“延昌宫之副使”^[6]，这有道理。这里𡗗的对音汉字是“使”，据此，这里原字𡗗以 is 来拼读，显然不妥。汉字“使”的不同时期的读音是(ɕiə—ɕi—ɕi)，据此𡗗应读作 ɕi 或 si 更为恰当。原字𡗗的 is 和 si 两种读音，与前面提到的𡗗 有两种读音的现象，应属于同一类型的问题。

原字𡗗 出现在表示午（马）的𡗗𡗗 中。在汉语借词中，原字𡗗 的读音为 m 或 mə，蒙语表示午（马）的词读作 mori，因此，《契丹小字研究》为𡗗 拟一个假定性的读音 ri，这样𡗗𡗗 这个字可读为 məri，后来为了进一步接近民族语言的读音也标记为 mori。在后来的研究中，也常遇到这个原字，大家以 ri 读音拼读其他词语，还没有遇到严重的障碍。如：刘凤翥先生释𡗗𡗗 为名、号、讳，如予以《研究》式的标音，可读为 iri^[7]。王弘力先生将𡗗𡗗 标音为 irj，释义为称号、阁下^[5]。即实先生释𡗗𡗗 为“宰相、等级”，读音为[tɕarKu]，释𡗗𡗗 为“梯里己”（《辽史》作梯里己）^[8]等，都能讲得通。但是在后来的研究中即实先生将𡗗𡗗 释作“夷离堇”，经过几年的反复验证，这个释读意见也是正确的。缘此，在这里把原字𡗗 读作 ri，显然读音不能与“夷离堇”吻合，读作 ir，才能拼读出它的读音。说明原字𡗗 既可以读作 ri，也可以读作 ir。换句话说，其元音既可处于辅音 r 之前，也可处于辅音 r 之后。

原字𡗗 的拟音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如：王弘力先生将𡗗𡗗 读作 toboji，表示人名“挹不也”。释读𡗗𡗗 为 tɕobog~tɕubg “阻卜”，“术不姑”，《辽史》多见此名。𡗗𡗗 为“阻卜”之宾格^[5]。

即实先生说，^{今生}_{万关} 当是“田庄”之义。《辽史》人名多有挹不也，挹不衍。《萧仲恭墓志》挹不也书作^{今生}_{万关}，挹不衍书作^{今生}_{万当}。故知^{今生}_{万关}亦是挹不也。《金史国语·解》谓“挹不也，耘田者”。然较以满洲语，则不以耘田为答不也。看来答不也不是女真语，而且契丹语。^[8]据此，^生读[pu]基本上能够成立。然而，即实先生把《萧仲恭墓志》第28行的^{全母}_当 ^生释作人名“敌辇阿不”，这与《金史·萧仲恭传》所载其子“本名敌辇阿不”相吻合，能够成立。缘此，原字^生在这里读作[pu]显然不合理，读作[ap]，更符合有关史籍中的记载。

原字^母是契丹小字资料中常见的原字。它在汉语借词中的例子有：

^万 _土 ^母 _久 ^万 _文	i-ou-u P-u i-ie	右仆射
^叔 _丰 ^几 _火 ^母 _尔	K'-ai K-uei P-ai	开国伯
^分 _母 ^万 _火 ^几 _火	fu P-u ʃ-iu	副部署
^中 _关 ^母 _只 ^几 _火 ^中 _火	l-i P-u ʃi-i l-an	礼部侍郎

已释读民族语中的用词有：^母_力 儿子，^又_及 ^母_力 大儿子，^母_关 ^母_力 孙子，^母_列 ^出 孩子（复），^万_令 ^母_列 ^出 女孩子（复）。因此，为原字^母构拟[pu]的音是比妥当的。可是最近刘浦江教授提出《耶律仁先墓志》第二行的^母_几 ^伏表示“阿保机之”，根据有关史料，这个释读意见是正确的。因此原字^母在这里不能读作[pu]，应读作[ap]^[9]。

此外，我们根据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共同特征，也能证明有些原字读音前面可以接元音的事实。如原字^化常出现在^来_几 ^及_化（左院）、^左_及 ^化（六院）、^大_化 ^几_用 ^中_丙 ^几_丙（东京留守）、^来_化 ^芬（第二）、^列_化 ^芬（第三）、^全_化 ^芬（第四）等词语中。即实先生对它拟音是[ru]^[8]，清格尔泰先生也读作[ru]^[2]，刘凤翥先生的拟音是[rə]^[10]。可是，在已见资料中，原字^化还可以用于词首，据初步统计，在各种资料中它共出现31次。值得注意的是《博州防御使墓志》32行的^化_只 ^尤，《耶律

副署墓志》33行的^化_全 ^母_伏以及《道宗哀册》23行的^化_只 ^平_本 ^当（改刻前^化_只 ^平_本 ^方），从词尾变化来看，这些词

应该是契丹民族本民族语词。然而，据语言学家们的研究，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一个共同的特征是[r]辅音不出现于词首。如G. J. 兰司铁认为“鼻音(η, n, m)之中，m和n可在词首，而流音(l音)和颤音(r音)，就我们现在所知而论，从不出现于词首”^[11]。按照原来的拼读法，可能无法解释这个矛盾，而用本文提出的辅音前可以添加元音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就顺理成章了：契丹语中之所以词首能够出现^化，是因为^化所包含的[r]辅音前面可以附加元音。

^本也是一个常用原字，词首、词中、词尾均可以出现。关于这个字的读音，过去曾有过种种假设。刘凤翥先生对照“耶律智先”的契丹文、汉文两种资料，认为^冬_本 ^几_力 ^{去表示的是“阿撒里郎君”^[12]，并在后来发表的《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的附录中，对原字^本构拟的读音是[lu]^[11]。这个语音构拟虽有汉文资料的佐证，但需要进一步推敲的是原字^本所包含的究竟是[l]辅音还是[r]辅音的问题。要说明这个问题，需要从“靺鞨”一词谈起。即实先生提出《兴宗哀册》第32行的^劣_卡即为“靺鞨”，拟音为[t'utər]^[8]，但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高路加先生曾将《萧仲恭墓志》第9行的^令_全 ^几_火 ^杰_尔释为“靺鞨国王之”^[13]，后来，刘凤翥先生也采纳了这种释读意见，遂将《博州防御使墓志》第8行和18行出现的^令_全释作“靺鞨”。刘浦江先生凭^令_全的词尾没有附有[r]辅}

又 $\begin{smallmatrix} 全 \\ 升 \\ 及 \\ 内 \end{smallmatrix}$ 宅 半矢 $\begin{smallmatrix} 来 \\ 欠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令 \\ 亦 \\ 本 \\ 相 \end{smallmatrix}$ ，前五字表示“于大安十年阻卜”，其中 $\begin{smallmatrix} 来 \\ 欠 \end{smallmatrix}$ 表示“阻卜”，首先由王

歧义。**𡗗**与**𡗗**有交替使用的现象。如：表示“第五”的契丹字也有^令**𡗗**和^令**𡗗**两种写法。因此，

种写法，如 **公东**（《兴宗哀册》第2行）和 **公东**（《宣懿哀册》第5行）。**东**和**东**的读音相近，都

“鞞”常与“阻卜共处”。此外,《耶律奴墓志》第 30 行的 $\begin{smallmatrix} \text{令} & \text{伏} \\ \text{本} & \text{升} \\ \text{和} & \text{全} \end{smallmatrix}$, 释作“鞞之诸部”, 也能够成立。 $\begin{smallmatrix} \text{伏} & \text{升} \\ \text{安} & \text{全} \end{smallmatrix}$ 表示“部”之复数形式, 其单数形式是 $\begin{smallmatrix} \text{伏} & \text{升} \\ \text{安} & \text{安} \end{smallmatrix}$, 有时记作 $\begin{smallmatrix} \text{伏} & \text{令} \\ \text{安} & \text{安} \end{smallmatrix}$ [18]。如此看来, $\begin{smallmatrix} \text{令} & \text{令} \\ \text{本} & \text{和} \end{smallmatrix}$

并从《博州防御使》41行的^{本升}_{平立}_半、《道宗哀册》第22行的^{本升}_{平立}_{为半}、《萧仲恭墓志》第38行的^{本升}_{平立}_出、

《耶律弘用墓志》第 5 行 ^本 _平 ^升 _立 等词尾变化繁多的词语来看，原字 **𐰚** 可以出现在契丹民族语词。前

如此看来,以辅音和元音组成的契丹原字,其元音只能居于辅音的一边之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以上例子可以证明其元音既可以居于辅音之前，又可以居于辅音之后。因此，我们过去认为以辅音开头的原字，它的前面有可能还隐藏着某种元音，拼读具体词语时，可以附加元音。这个元音的性质根据元音和谐律加以确定。这种拼读可以命名为“元音附加法”。这不但可以提高我们对契丹小字拼读法的认识，而且有助于解读契丹本民族语词。

二、对契丹小字拼音规则渊源的思考

如前所述，契丹小字拼写元音的规则不是十分严密的，根据需要，有的原字前面或后面可以添加元音来拼读。也许有人对此产生疑问，觉得不可思议。我们认为，这种松散的拼写规则的产生与契丹小字创制时所参考的文种不无关系。据我们了解，古突厥文（也称作鄂尔浑文、如尼文、叶尼塞文）中就有类似这样的拼写规则。古突厥文是一种音素、音节混合型文字。它既不是纯粹的音素文字，也不是纯粹的音节文字。这一点与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总结非常相近。为了便于了解，将古突厥文的拼写元音的规则抄录于下：

①古代突厥语中的 8 个元音用 4 个字符表示：𐰚 表示 a, ä; 𐰚 表示 i, i; > 表示 o, u; N 表示 ö, ü。

②词首或词的第一音节辅音后的元音 a, ä 通常不写出，有人认为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大多数辅音字母以 a, ä 起首发音所致。如：at “马” 写作 𐰚𐰚 (t¹) (拉丁字母右上角的小阿拉伯数字 1, 2 分别表示与后元音、前元音拼写的辅音)，ät “肉” h (t²)，al- “拿” 写作 𐰚 (l¹)，äl “国家” 写作 Y (l²)；而在词尾时则一般写出，如：qara “黑” 写作 𐰚𐰚𐰚 (qr¹a)，apa “祖先” 写作 𐰚𐰚 (pa)，tamyä “印记” 写作 𐰚𐰚𐰚𐰚 (t¹myä) 等。

③元音 i, i 和 o, u, ö, ü 如在词首或第一音节中时，一般都写出。元音 o, U 或 ö, ü 当位于辅音 𐰚 (q) 和 𐰚 (k) 前后时，通常不写出。在附加成分中，元音 u, ü 常不写出，如：𐰚𐰚𐰚 𐰚𐰚 (iduq) “圣”，𐰚𐰚𐰚 𐰚𐰚 (itti) “派出”，𐰚𐰚𐰚𐰚 Oylm (Oylm) “我的儿子”，𐰚𐰚𐰚 N Üčn² (üčün) “为了” [17]。

笔者认为这些拼写元音的规则与本文讨论的“元音附加法”有一定的联系。尤其是②的拼写规则与契丹小字的拼写规则非常接近。可以认为契丹小字的拼读法的创制可能与古突厥文有一定的联系。这时我们不能不想到日本学者村山七郎先生，他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在《契丹字的解读方法》[19]中提出契丹原字源于突厥字母，并用突厥字与契丹字对比研究，探讨契丹原字的音值。由于契丹字和突厥字在字形方面并没有那么多的联系，村山七郎先生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文章发表后，契丹文研究界发表意见，推翻了村山七郎先生所提出的契丹小字的字形源于突厥字母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在拼写规则方面没有源借关系。根据前文提及的几个原字表示元音的特征来看，契丹小字在拼音规则上模仿古突厥文的可能性很大。古代突厥文是突厥汗国（552—745 年）和回纥/回鹘（古代维吾尔）汗国（745—840）使用的文字，后被回鹘文所取代。10 世纪初，契丹人创制契丹大小字时突厥文已经被淘汰，变成了死文字。可是对于契丹人来说突厥文并不陌生，据《辽史》记载，契丹人在 924 年仍在使用的突厥文，如：“甲子，诏礪闕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记其功” [20]。从这段记载来看，当时突厥文虽然已不流行于中亚，但契丹人对它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契丹人创制自己的文字时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参考过突厥文。

目前契丹文字研究界一般都赞同契丹小字在创制过程中接受了回鹘文字的影响这一说法。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由 18-22 个字母组成（因时代早晚，字母数有所不同）。在拼写元音方面有一下几条规则：

①元音 o、u、ö、ü、i、ī 在文字上不加区别。

②元音 ö、ü 在第一音节辅音 y、k/g 后，一般不在下面加写一斜横画（即不加写 y 字母），而径直写作 o、u。

③ö、ü 在词首或在除 y、k/g 之外的第一音节辅音后，一般用下面加一斜横画的方法（即加一个 y 字母）以与 o、u 分开。但在第二音节以后则只写作 o、u（因突厥语的元音协和规律决定它们只能读成 ö、ü）。

④在个别词中（或在一些写本中），词首的后列元音常少写一短横画（即所谓的一“芽”），即写作 ä[21]。

从这些特征来看，在表示元音的方法上契丹小字和回鹘文之间找不出什么明显的联系，但不排除其他方面的联系，如“附加符号”。据笔者研究，契丹小字中存在附加符号，具有区别音义的作用。如带点的原字的“点”，它有修饰限定“男性”的作用[22]。这个附加符号也许与回鹘文中的“一般用在元音字母 a/ä 的左方加一点的方法表示 n”的规则有关。再说中世纪蒙古语中曾存在以 n 区别“性”范畴的现象，可以推测契丹小字中的“附加符号”——“点”的读音或许是[n]辅音。这可能契丹人从回鹘文得到启发创制出来的。其实现行蒙古文中也有“元音附加”现象。如：“温泉、矿泉”记作  (rasiyan)，而在具体拼读过程中，其前面附加一个 a 元音，读作[arʃa:n]。“无线电、收音机”记作  (radio)，而其实际读音是词首附加一个 a 元音，读作[arʃa:dʒu:]。“瞬间”记作  (γša:n dʒaγur_a) 而其实际读音是词首加一个 a 元音，读作[aγʃan dʒu:r]等。

笔者认为当时迭刺创制契丹小字时，在拼音制度方面参考回鹘文的同时也参考过突厥文，前文提出的拼写规则也许能够证明这种推测的可靠性。

三、对若干契丹字读音的探索

契丹人创制小字时所参考的拼音制度不论突厥文还是回鹘文，或者说二者兼顾也罢，契丹小字的拼写规则中存在有时省略元音或者说元音可居于辅音前（或辅音后）的现象是不可否认的。下面我们利用“元音附加法”试读几个契丹字，进一步检验它的正确性。

（1） 契丹文字研究小组解读  为皇后，并从《辽史·国语解》中的“耨斡麼，麼，亦作改。耨斡，后土称。麼，母称”了解到有关原字的读音。因为此前已知  字的读音为 e，所以， 为 nou-e， 为 muo 也大致可以肯定。后来的考验中也没有遇到严重的反证。嗣后，即实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 几 为“妻”之义， 令 表示女性（复数），  表示女儿，  表示女儿的复数等[8]。这些释读意见都比较正确的。但根据 muo 这个读音很难从蒙古语族语言中得到旁证。如果依本文提出的“元音附加法”，其前面加 ə 元音的话， 读 əm，恰好获得与蒙古中表示“女性”的读音[ə̃m]。 几 读[ə̃m][ku]，即“女人”。 令 读[ə̃md]，即女性（复数）。可以与蒙古语族语言中的读音联系起来。如：蒙古语中：[ə̃m]（女的），达斡尔语读：[ə̃mɡun]，东部裕固语：[eme] ~[pusəɣui]，土族语：nəne，东乡语：[ə̃mə]，保安语：[ɛmə][23]。

（2） 这个字的拟音过程前已述及，依过去的读音读[pu]，而按照元音附加法或根据这个字可以拼写“敌辇阿不”，可读作[ap]。如[p]辅音前面冠[ə̃]元音，将成为[ə̃p]。 字除了表示“祖”，也用于表示“祖父”的 ，以及“曾祖父”的  。在“元音附加法”认识下的[ə̃p]，与蒙古语中表示“爷爷”的[ə̃pə̃ɡ]很接近[23]。

（3） 原字 见于早期发现的契丹小字资料，然而其读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卢迎红、

周峰释读《耶律迪烈墓志》时，根据刘凤翥先生的意见，将该墓志第 13 行的 ^{来化} 𐰺𐰽 ^{今丙} 𐰺𐰽 ^{门火} 𐰺𐰽 ^{九火} 𐰺𐰽

^{令金}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释作“第二竇慈敦睦宫判官封”[24]。其中第二字还出现在《耶律智先墓志》第 14 行，根据汉字《耶律智先墓志》应译作“迪里姑”。表示“敦睦”的 ^{门火} 𐰺𐰽 ^{九火} 𐰺𐰽 在《耶律奴墓志》第 12 行中记作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不过，根据其出现环境 ^{门火} 𐰺𐰽 ^{九火} 𐰺𐰽 表示“敦睦”的可能性也很大。刘凤翥先生也许根据这个实例，在他的《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的附录中为 ^{九火} 𐰺𐰽 构拟了[mu]的读音[10]。原字 ^{九火} 𐰺𐰽 也用于拼写契丹语词，刘凤翥先生根据《太叔祖哀册》第 9 行的铭文，释 ^{九火} 𐰺𐰽 为“孙”[25]，其出现环境如下：

^{九火} 𐰺𐰽	^{令金}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景	宗之		曾孙		统和之		孙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孝	章之	第三	子	仁	圣之	大	弟

这段铭文里歌颂的是“皇太叔祖”耶律弘本与几个皇帝的关系。“统和”是辽圣宗的年号，用以带指辽圣宗，“孝章”是辽兴宗的谥号“神圣孝章皇帝”的简称，用以代指辽兴宗。“仁圣”是辽道宗的谥号“仁圣大孝文皇帝”的简称，用以代指辽道宗。这都符合《辽史》所载耶律弘本的身世。

第二句铭文的第三字 ^{𐰺𐰽} 𐰺𐰽 与表示重熙的契丹字 ^{𐰺𐰽} 𐰺𐰽 的第二字相比，只是末尾原字不同。清

格尔泰先生认为 ^{𐰺𐰽} 𐰺𐰽 是一种行动词附加成分[26]，该词是修饰 ^{九火} 𐰺𐰽 的定语，因此，^{九火} 𐰺𐰽 有“孙”义的观点基本能够成立。此外，《契丹小字萧特每·阔哥駙马之第二夫人韩氏墓志铭》第 13 行之 ^{𐰺𐰽} 𐰺𐰽 ^{九火} 𐰺𐰽

^{𐰺𐰽} 𐰺𐰽 ^{九火} 𐰺𐰽，表示“宰相之孙子高十”，也是 ^{九火} 𐰺𐰽 表示“孙”的重要依据。可是，从阿尔泰语系语言中不见以[mu]这个语音形式表示“孙”。如果依本文提出的“元音附加法”，其前面加一个 o 元音，读[om]，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就能够找到音、义相近的词语。如：满语“孙”曰[omolo][27]，达斡尔语曰[omu1][28]。^{九火} 𐰺𐰽 [om]可能是以上二语中的“孙”的词根形式。第一句的 ^{𐰺𐰽} 𐰺𐰽 前文提出既可以读 ri，又可以 ir，如果 r 辅音前面加 u 元音的话，可以读作 ur。蒙古语中[ur]表示“种子”，^{𐰺𐰽} 𐰺𐰽 [ur] [xu:xǎd]表示“儿女”，“子女”，“子孙”等义[29]。^{𐰺𐰽} 𐰺𐰽 所表达的意义也许与之有关。原字 ^{𐰺𐰽} 𐰺𐰽 所包含的[r]辅音之前，[i]元音和[u]元音都可以接，这或许与元音和谐律有关。据清格尔泰教授的研究，契丹语中存在“元音和谐律”，契丹小字原字的拼接也遵循元音和谐律[30]。因此，辅音前后接加的元音可能都遵循元音和谐律。这些需要进一步研究。

(4) ^{𐰺𐰽} 𐰺𐰽 原字 ^{𐰺𐰽} 𐰺𐰽 表示基数词“一”，学术界早已释读。清格尔泰先生提出在《道宗哀册》的改刻部分，发现 ^{𐰺𐰽} 𐰺𐰽 改刻为 ^{𐰺𐰽} 𐰺𐰽 的现象。……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或者 ^{𐰺𐰽} 𐰺𐰽 = ^{𐰺𐰽} 𐰺𐰽，或者 ^{𐰺𐰽} 𐰺𐰽 与 ^{𐰺𐰽} 𐰺𐰽 有些共同点。清先生根据后来发现的“基数词加序数词附加成分”可构成序数词的现象，以及序数词的原字已被释读的情况，构拟了一些基数词的读音。如，第一，^{𐰺𐰽} 𐰺𐰽，读 masai，故 ^{𐰺𐰽} 𐰺𐰽（一）

音？或者说不可以附加哪些元音？等问题，目前还不甚清楚。此外，目前已知元音加辅音，并表示一个音节的原字，根据本文提出的“元音附加法”，在拼读具体词语时可能还可以将其元音放在辅音后面。如已知读[al]的原字𐰺，拼读词语时，或许可以将[a]元音放在[l]辅音后，读作[la]。这些需要继续研究。此外，过去研究者们提出的契丹小字原字拼接时元音重叠的现象（即“榫接法”），如果以本文提出的“元音附加法”来接解释，或许更为合理。

参考文献

- [1] 清格尔泰, 刘凤翥, 陈乃雄, 于宝林, 邢复礼. 契丹小字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2] 清格尔泰. 契丹小字释读问题[M]. 东京: 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2002年3月.
- [3] 栗林均, 确精扎布. 〈元朝秘史〉蒙古语全单词·词尾索引[M]. 仙台: 东北亚研究中心丛书第4号, 2001年11月.
- [4] 刘凤翥. 契丹小字解读再探[J]. 考古学报, 1983, (2).
- [5] 王弘力. 契丹小字墓志研究[J]. 民族语文, 1986, (4).
- [6] 刘凤翥, 清格勒. 契丹小字〈宋魏国妃墓志铭〉和〈耶律弘用墓志铭〉考释[J]. 文史, 2003, (4).
- [7] 刘凤翥, 于宝林. 〈故耶律氏铭石〉跋尾[J]. 文史资料丛刊, 1981, (5).
- [8] 即实. 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
- [9] 刘浦江. “亂邻王”与“阿保谨”—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二题[M]. 未刊.
- [10] 刘凤翥. 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M].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5.
- [11] G. J. 兰司铁著, 周建奇译.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4.
- [12] 赵志伟, 包瑞军. 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铭〉考释[J]. 民族语文, 2001, (3).
- [13] 高路加. 契丹字词拾零[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1, (4).
- [14] 刘浦江. 再论阻卜与鞑靼[M]. 历史研究, 2005, (2). 38.
- [15] 刘凤翥, 唐彩兰, 高娃. 辽代萧乌卢本等三人的墓志铭考释[J]. 文史, 2004, (2).
- [16] 刘凤翥. 契丹小字解读四探[A]. 第三十五届世界阿尔泰学会会议记录[C]. 台北: 台北联合报国学文献馆, 1993.
- [17] 耿世民.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
- [18] 宝玉柱. 契丹小字𐰺及其替换字研究[J]. 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6, (1).
- [19] 村山七郎. 契丹字的解读方法[J]. 言语研究, 第17—18号, 1951年3月.
- [20] [元]脱脱. 辽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1] 耿世民. 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
- [22] 吴英喆. 契丹语静词语法范畴研究[M]. 2005年10月, 博士学位论文, 未刊.
- [23] 孙竹. 蒙古语族语言词典[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24] 卢迎红, 周峰. 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志铭〉考释[J]. 民族语文, 2000, (1).
- [25] 清格勒, 刘凤翥. 契丹小字〈皇太叔祖哀册文〉考释[J]. 民族语文, 2003, (5).

- [26] 清格尔泰. 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J]. 民族语文, 1992, (2).
- [27] 刘厚生等编. 简明满汉辞典[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8.
- [28] 恩和巴图等. 达斡尔语词汇[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
- [29]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 蒙汉词典[M]. 增订本,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9.
- [30] 清格尔泰. 契丹小字释读工作中运用元音和谐律的问题[J]. 蒙古学集刊, 2005, (2).
- [31] 力提甫·托乎提. 阿尔泰语系语言导论[M]. 西安: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 [32] 栗林均. 〈华夷译语〉(甲种本) 蒙古语全单词·词尾索引[M]. 仙台: 东北亚研究中心丛书第 10 号, 2003.

An Exploration on Spellings of the Khitan Small Script

WU Ying-zhe

(Mongolian Studies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010021 Huhhot,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More than half of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of the Khitan Small Script have spelt today. Theoretically, we could read some Khitan words thanks to those original characters which have been spelt. Unfortunately, spellings of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by scholars are often failed when we read Khitan words whereas they are usually correct for the spellings of Chinese loan words. By observation of deciphered words and comparison with the spelling system of the ancient Turkic script, we may regard that an "additive vowel" is used in the spellings of the original Khitan characters, e.g. an original character begun with a consonant can be spelled a cluster preceded by a vowel. The preceded vowels concerned are possibly determined by the vowel harmony rule.

Key Words: Khitan Small Script; Spelling; Method of additive vowel

收稿日期: 2006-9-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02JAZJD840007);

作者简介: 吴英喆 (1971—) 男, 内蒙古通辽市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副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契丹文字研究。